

书香阁



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 云烟渺渺

——汪曾祺与云南

黄尧著



44.628  
HY

44.628  
HY

# 云烟渺渺

——汪曾祺与云南

黄尧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烟渺渺:汪曾祺与云南/黄尧著.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9

(书香阁·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ISBN7-5415-1858-1

I. 云… II. 黄… III. ①汪曾祺-文学评论②现代文学-散文-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1505 号

书香阁·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云烟渺渺**

——汪曾祺与云南

黄 尧 著

责任编辑:普家华

封面设计:鞠洪深

西 里

责任技编:汤家力

荣 景

---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精工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开本:850×1168 1/36

印张:10 $\frac{2}{3}$  字数:215000

版次:2000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415-1858-1/I·72

印数:1-3000 定价:16.00元

# 发现云南(总序)

冯永祺 汤世杰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云南文化热”。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云南凭借一批电影与文学作品，将她奇异的自然景观和风俗民情展示于世时，曾给人们带来巨大而又莫名的惊喜。彩云之南，似在一夜间被内地突然“发现”。然而，认识从来都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认识和发现一片土地上的文化尤其如此。那时，作为一片“异域”、一个被观赏的对象，投向云南的目光，无论创作者还是欣赏者，或多或少都带有某些历史的局限。明显的是，其时，读者或观众在钦羡云南的神秘与美丽之余，也对其“封闭”与“落后”怀有种种惊恐：美则美矣，却依然是一块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与充军、瘴病和野蛮紧紧相连。那时在许多人心目中，云南就像一枚外观诱人的野果，让人心向往之，真去品尝，才发觉其中也充满了异样的苦涩。

直至 20 世纪 80~90 年代，随着社会的长足进步，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考古学、民族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经过长期

的摸索、积累之后奉献出的累累成果逐渐被人知晓，随着人类对现代化进程的种种质疑和对多元文化的重新重视，对云南这片土地的“发现”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发现云南”遂真正成为可能。这时的“发现云南”，已不再是一种简单、廉价的赞许，而是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对她的美丽、丰饶和文化多样性发出的由衷赞叹与深层体认。“发现云南”于是从早期那种对其自然风光的开掘，对其丰富物产的利用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提升到了历史、文化、考古、文学与艺术的高度，从而使“发现云南”上升到了从中吸取诸多精神营养以滋养人类心灵的层面。

回眸一望，在世界大步走向现代化、一体化的进程中，许多人们原本具有而后又一一失落的精神品格和气质，不少都还保存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其中一部分甚至至今还保存得完好无损。云南之于中国，犹如拉丁美洲之于世界，充满了无尽的魔幻，热带雨林般地生长着葳蕤茂盛的原始文化。在云之南，奇迹从来无需虚构。生活于此的26个民族，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积累，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出了当今世界恢弘、壮丽的历史与文化奇观。从20世纪50年代人们初闻西双版纳和大理，到80年代的丽江纳西文化热，直至90年代末的迪庆“香格里拉”探秘，云南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永远是惊诧与惊喜。人们被吸引、被震撼，朝圣般地前往云南，带着现代人的挑剔、苛求，也带着现代人的不解与疑惑：为何过去我们对云南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竟然一无所知？

云南真是直到现在才被人“发现”？

事实上，世界之注视云南，非始于今日。秘境云南虽地处中华之西南一隅，却更靠近世界的腹部，自古便不隔于世。远在秦汉，一条沟通西南与西亚地区的“蜀身毒道”，便已牵延于云南的山山水水之间。其悠远绵长的历史、立体多样的自然景观、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早就吸引了中外众多文人与学者的目光。近代，众多科学家、旅行家与文化研究者前来云南考察、探险，足迹遍及三迤边地，其中，不乏一朝相知便终身相许，与云南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大师者。抗战八年及20世纪50年代，众多学界巨擘、文坛宿将，先后发轫于云南，在此开始了他们初期的研究与创作，遍撒文化、艺术种子，传播科学、民主与文明，至今令人称羨。他们不辞艰险，深入民间，甘苦备尝，以专门家的丰厚学养与外来者的敏锐眼光，考察、研究云南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所获累累成果，视野宏阔，感受独到，笔力道劲，文字精美，乃留赠云南与世界的学术与艺术精品。当我们在新的世纪谈论“发现云南”时，怎能忘记他们早在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就开始的筚路蓝缕的探访与研究，以及他们留下的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此新千年曙光初照，中国改革之潮大倡，云南门窗洞开，边地神奇的自然景观与灿烂的多元文化备受瞩目之际，人们了解云南之渴望亦日盛一日。编辑、出版一套高品味的“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丛书以饕中外读者，正恰逢其时也。这既是对曾为云南殚精竭虑、作过贡献的文化人的怀念，也是对当今人们继续发掘云南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资源的激励。

本丛书皆约请与某一选题所述文化名人有较多交往或有较多研究的作家、学者撰写。经过半年的精心策划及各位著者将近一年的潜心撰写，终于在新世纪到来时面世。为让读者对文化名人有一全面的了解，丛书之每一种都大体包括了三个部分：一为原创性文字部分。著者以散文的笔调介绍了该书涉及的文化名人的身世，尤其是他们在云南的经历与活动，以及云南与此文化名人的活动相关的地区的历史、自然与文化，并对这位文化名人的作品尤其是与云南有关的作品作出自己的解读，以帮助读者理解文化名人及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内涵。二为历史文献部分。收录或摘选了有关文化名人描写或研究云南的作品、专著（文字或历史照片），作为对所涉及的云南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历史的、文化与文学的记载，供读者品读与借鉴。三为文化名人的生平年表、主要研究成果或著作目录，以及部分历史与现实图片，以尽可能做到图文并茂。对此，我们并没有强求一律，所谓三部分皆相对而言，每部书中各部分所占比例与详略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从而既显示出丛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使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学海无涯。鉴于初次尝试，加之编者学识有限，丛书之缺憾在所难免。好在历史并没有到此完结。历史有阶段性，却从来不会断裂。发现云南的工作从历史中走来，还将向未来走去。但愿这套丛书能对人们了解、认识云南有所裨益，使人们对边地云南有更多新的发现。

2000年元月 昆明

# 目 录

发现云南(总序) ————— 冯永祺 汤世杰 1

“解读”之解 ————— 1

昆明的雨 ————— 9

田野——雨天的极乐世界 ————— 13

菌子——雨天的童话 ————— 21

杨梅——偏是此酸最耐人 ————— 30

缅桂——素白生香 ————— 36

四时花果 ————— 43

火把梨·棠梨·麻梨 ————— 51

炒板栗·酸木瓜 ————— 55

“穷吃”及黄萝卜及其他 ————— 67

天地正气,于食以“养” ————— 73

汽锅鸡 ————— 75

马家牛肉 ————— 79

|                |         |
|----------------|---------|
| 干巴             | 84      |
| 宣威火腿·东月楼       | 88      |
| 米线·饵块          | 95      |
| 酢              | 109     |
| 百花我最爱          | 124     |
| 翠湖             | 141     |
| 天南羁旅           | 156     |
| 茶余史屑           | 189     |
| <br>附录1 汪曾祺作品选 | <br>207 |
| 昆明的雨           | 207     |
| 昆明的花           | 211     |
| 昆明的果品          | 216     |
| 昆明菜            | 222     |
| 昆明的吃食          | 233     |

|            |     |
|------------|-----|
| 米线 and 饵块  | 243 |
| 韭菜花        | 249 |
| 云南茶花       | 251 |
| 昆明年俗       | 254 |
| 翠湖心影       | 256 |
| 七载云烟       | 263 |
| 觅我游踪五十年    | 276 |
| 滇游新记       | 284 |
|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 296 |
|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 306 |
| 观音寺        | 318 |
| 泡茶馆        | 323 |
| 跑警报        | 332 |
| 建文帝的下落     | 341 |
| 吴三桂        | 344 |

|              |     |
|--------------|-----|
| 杨慎在保山        | 347 |
| 银铛           | 351 |
| 杜甫草堂·三苏祠·升庵祠 | 353 |
| 附录2 汪曾祺年表    | 356 |
| 附录3 汪曾祺著作目录  | 372 |

云南教育出版社约请几位朋友写一点“解读”著名作家、画家、名人有关云南的著述、创作的文字。开列出来的名单就成了“一对一”。被“解读”的有冯牧、汪曾祺、宗璞等，这算是当代著名作家，其中宗璞先生是仍健在并著述不断的。宗璞先生在知道这件事后给我通了一个电话，说她对云南的

说散文应当是真实的吗？”我说，应当是真实的。先生说，既是真实的，如在文章中有些人、事需要再来一些说明，疏漏、错讹的给予补充订正，这些旁人也是可以做的。至于小说，既是虚构，那就不大好“解读”了。我说，“解读”——照我的理解，也可说由此扩展些相关话题，大可不必是对原著的诠释。我有些强词夺理，先生也就在电话里笑了笑了事。

过后，我却想了又想，如果是汪曾祺先生还在呢？对于我的要“解读”他，也有一通电话么？但汪老的一脸“莫名其妙”，几乎是肯定的情景。倘若要硬来，偏偏要“解”出一大堆文字来，汪老虽不至切肤，但极有可能要逼出一两首他的打油诗来。因为这样的事汪先生是做过的。

汪老自1939年来昆明就学西南联大，至1946年离去。这段经历在他的多种文字里皆可读到，我不能啰唆。其中也有“打油”诗趣，倒是无讽无讥，同“逼”没甚关系。

1993年春天，汪老来昆参加第一届“红塔笔会”，过后写了一篇《七载云烟》。“云烟”有两重含义，这一点不必有特别的解释，倒是在“采薇”一节里，先生说：“要写一写我在昆明吃过的东西，可以写一大本，撮其大要写一首打油诗。”诗曰：

重升肆里陶杯绿，  
饵快摊来炭火红，  
正义路边养正气，

小西门外试擦青，  
人间至味干巴菌，  
世上馋人大学生，  
尚有灰藿堪漫吃，  
更循柏叶捉昆虫。



1993 年汪曾祺在昆明 杨克林摄

在这首八行诗后，除开六、八两句外，汪老句句加注，竟成六条“篇后注”，达七百字之多，比诗倒长出了十来倍。这说明，汪老写下一点什么文字，是深怕“读者看不明白”的。有些该加注释来说明的，已经尽其所能，尽其所愿地加注了，概无存着谜底“蒙”人，也无留着“狗尾”给人“续貂”的意思。因此，在先生二十来篇涉及云南生活的文字里，大体是明明白白，一看就懂。这是先生的风格，也是先生对文字功用，尤对散文体格的理解。先生说过，“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又说，“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引自《蒲桥集·序》）倘若你要读下来，先生的文章很难说有什么故意的章法，倒一如怀抱清茶，促膝聊天，亲近浅淡，真是很少有不明白的地方。

此外，先生也已申明他写下这些文字，只是“撮其大要”，免得啰唆。倘若要来“演义”，要来饶舌，他是“可以写一大本”的。

这样说来，我们这些人来搞什么“解读”，就大可置疑了。用了师长不忍拂逆你的意思，甚至是不能言的处境，这便不仅多余，而且可恶。

可细检这伙人的初衷，似乎也不尽是无聊，原因是大家看来，先生们留下的这些文章，是殊为珍贵的。冯牧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在较长时期内的领导者之一，他不但是优秀的作家、理论家，还是杰出的组织家。早年，在“解放大西南”的进军大潮中，他是

率了一批人来云南的。尔后，这批英气勃发的年轻人，成了中国文坛的翘楚，各领风骚，至今不陨。这批人的文学的发轫，可以说同云南这块神奇、美丽、富饶的土地的哺育不无关系，而冯牧是最早促成这种结合的人，也是以文学的形式最早“发现”这块土地的人。他走马滇边，深入秘境，踏歌山寨，豪唱大江，那些篝火中，马背上拾取的文字，又岂是寻常文章可比？汪曾祺的路子，可以说与之大相径庭，一个少年学子，被沦陷的逃亡浪潮逐到了这座小城，他似乎自始有属于自己的一分安适的心情，但决然宣称“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而不言西南联大庙堂之高的，恐怕只有汪曾祺一人。宗璞是冯友兰先生的女儿，提起昆明旧时的生活，一不留意就引出“闻一多先生要出城看桃花，我就坐在小马车的后面，颠颠地到了上马村”——说“不留意”，是说先生绝无要用闻一多来帮衬自己的意思，那实在是一个少女生活中最一般的情景。1993年，先生踏访昆明，邀我去寻访故地，居然在龙泉镇龙头村寻到了抗战时期“疏散”时寄宿的旧居——一所至今尚存，略显凋敝的农家小院。小院的老主人已经故去，年长的晚辈确曾记得“几个小姑娘在耳房上读书”的情景，且告诉先生，这房迟早要拆了，而“一大家子人在村前村后早有了新宅”。先生屈身往楼梯上爬了几级，便又回来，站在廊檐下久久不语。我只是觉得那耳房怎就如此地狭小，似乎绝难容下这些回忆；我更

难揣摩的是先生内心翻腾着什么。

汪曾祺的“泡茶馆”、宗璞的“小马车”，都是些不显惊奇的平淡生活，一如他们写下的文字，也尽是随俗似地平淡。我们说这些文章的宝贵，大略是说这样的能照见旧日影子的文章是少的，但“文”外的人应当是比文章更富实也更多彩的。“文见其人”从来都存着误解，当然也就有“误读”，行于文章，大抵只是如同感冒“发表”出来的东西一样。因此，那样的“平淡”也不尽是平淡，那样的“平淡”甚至未见平淡。这大约是“解读”的一种理由。

冯牧、汪曾祺、宗璞三位先生都有一个浓重的“云南（昆明）情结”，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彼此又都很熟悉。但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一次，是冯牧带领一班作家来参加云南的“红塔笔会”，汪老是受邀者之一。两位先生触景生情是有的，冯牧每每回忆起云南的军旅生活，话题要开阔得多；汪老则在一旁为有兴趣问这问那的人做着小小的“注脚”，比如“干巴菌”是如何拿来吃的，“烧饵块”又是怎么回事，等等。一个出大味，一个撒作料，很有意思。总之，是没少了“解读”，“解读”云南，“解读”昆明——那场合，不必有海鲜大宴，也不必有精致的菜点，有一些云南、昆明的山野风味（总是很丰足）作了引子，（汪老是要有一点酒的）就有源源不绝的话题。因此，我们的“话题”还可说开了去，尽管两位先生已乘鹤归去，也会有朋友加入到这些“话题”中